

九夜茴 作品

初恋爱

你，终于成了我不能说的秘密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初恋爱

九夜茴
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初恋爱 / 九夜茴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681-4

I. ①初… II. ①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01965号

书 名	初恋爱
著 者	九夜茴
责任编辑	孙金荣
特约编辑	罗雪峰
文字校对	郭慧红
封面设计	 金牌设计室 · 车 球 FOUR DESIGN STUDIO
封面插图	邦乔彦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北京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8
字 数	180千字
版 次	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8681-4
定 价	30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致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亲爱的你：

请原谅我。

当幸福的时候，我不会记得你，我默默忘了你。

当不幸的时候，我不会忘了你，我深深记得你。

但请相信我。

我知道那段时光有多么纯粹美丽。

我知道我们都被疼爱珍惜。

我知道你还在那里。

永远在那里。

写给最初的序

黄磊

是我主动提出来要作序的。本来九夜茴只是想请我写个推荐语，我看了一眼书名就说我来写序吧，心想趁我还没忘记。读完书我才意识到：也许在我的生命中，有个女孩我会一生记得她，根本无法忘掉；有个女孩她会一生记得我，我却无法知道她是谁。好奇妙的感受，我竟从来没有这样去想过，原来我只以为未来是未知的，而过去是我了解的。现在看来，或许过去藏着许多秘密的拐角，在我这里是模糊甚至是忘却的，而在另一个人那里却是刻骨铭心。天哪，我读完书忽然觉得我或许不该是现在我以为的我，也许我忽略的一些人与事才是我的人生！我合上书、闭上眼，脑中翻来覆去，岁月在这里留下太多的线索、痕迹和细节，好想再活一次，可我无能为力。

这是一本长大后，经历过，自以为快忘掉最初的人最适合读的书。

作者的前两本书我都细读过，尤其是《匆匆那年》，本来我是要担任《匆匆那年》的电视剧导演的，所以当初读时很细心。那时就发现，一个80后的作家与我这个70后的人并无代沟，几乎他们经历的一切我都同样经历过，只是我们手中的“北冰洋”变成了他们的“冰红茶”。从喜欢一本书到欣赏一个作者是很自然的，接触到这个80后女孩，就更加觉得她是一个聪慧、感性并且认真的人，她有着独特的细腻，许多不为我们所感受的瞬间她都能发觉。如今她又多了一份成熟，所以才有了《初恋爱》这样一本充满迷思与回想的书。

说实话，我喜爱《初恋爱》超过《匆匆那年》许多。《匆匆那年》讲的也是初恋，青涩动人，可从结构和笔触上都还有些生涩；《初恋爱》就不同了，虽然许多初恋的场景与细节在《匆匆那年》中都曾出现，可精巧的结构设计，细腻的人物刻画，以及充满现代感的语言表达都让人兴奋。看书时不觉得是在读一本书，仿佛只是在回忆，这是九夜茴的书通常能达到的效果，这也是她能成功的原因。

在《初恋爱》中有些部分是我尤其喜爱的，例如板报组、向日葵，我当年写过的一个初恋故事中竟然有一模一样的细节，只是这里留下的是“对不起”三个字，我那边则是两张钉在花朵上的电影票。再如在孟帆葬礼上的一幕，生者不知逝去的人对她永远的爱，让人觉得有些惋惜，有些伤感。最巧的是书中主人公的生日竟和我一样，这或许是这本书同我的缘分吧。

我想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。

书名也很重要，这本书有个好名字，一个好特别的名字。我一直以为初恋不是爱，起码不懂爱，可如今想来爱又何必要懂呢？最是初恋时的爱，才让人惦记、想念、不忘却。更或许只有初恋才是爱，因为不懂，所以才费了心思，用尽情思。

看完《初恋爱》，好想再回到年少时，当然是很难，却不是不可能。再读一遍，合上书、闭上眼，翻来覆去回忆着，仿佛一切又重现。有记忆真好，虽然有时令人烦乱，可是一本书带着你躲回到自己的记忆里，真或幻都不重要，就让我们重新整理过的记忆骗自己一次也是快乐的，值得！

写序就要夸赞，我就不客气地夸一下：《初恋爱》是一本好书，非常好看。如果你看过《匆匆那年》就一定要看这本《初恋爱》，如果你以前没有看过九夜茴的书，从这本开始吧。

再说一次，我真的想把这本书拍成电影，谁都别来跟我抢。

Contents
目 录

0 0 1 · 第一最好不相见，
如此便可不相恋

北京太大了，
去什么地方都感觉很远，
想起谁都感觉很远。

0 1 7 · 第二最好不相知，
如此便可不相思

连她都不知道，
在被遗忘的时光中，
在她记忆的阴影里，
有一个人一直在惦记着她的幸福。

0 3 1 · 第三最好不相伴，
如此便可不相欠

“我会自己一个人把孟帆的所有文章都找到！
我会自己一个人找回所有我忘了的事！
我会自己一个人，忘了你！”

0 4 3 · 第四最好不相惜，
如此便可不相忆

有种东西是真的会一直一直被珍藏的，
即使我丧失了我的那份，
我也想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是有的。

0 5 5 · 第五最好不相爱，
如此便可不相弃

在一朵向日葵的中间，棋盘格的地方，
杜晓风用黄色的粉笔写下了很小很小的字：
对不起。

0 6 7 · 第六最好不相对，
如此便可不相会

就像花谢了，有花瓣落下；
纸烧了，有灰烬剩下；
星星陨落了，还有流星让人许愿……

0 9 5 · 第七最好不相误，
如此便可不相负

明明是两个人的爱情，
却只剩下一个人怀念。

1 2 5 · 第八最好不相许，
如此便可不相续

他们以为第一次就是恒久不变的许诺，
却殊不知第一次其实只是开始，
而远远不是最后。

1 4 5 · 第九最好不相依，
如此便可不相偎

两人的脚印深深浅浅印在沙滩上，
一阵海浪涌来，转眼就不见了痕迹。
月光下的海滩平整如初，仿佛一切不曾发生。

171 · 第十最好不相遇，
如此便可不相聚

“可是我真的喜欢过你！”

“我也是……但是，现在不行了。”

195 · 但曾相见便相知，
相见何如不见时

她想应一声“哎”，

可是声音却怎么也发不出来。

她再也见不到那个男孩了，

再也无法回答他的问题了，

再也不能被这么爱着了。

215 · 安得与君相决绝，
免教生死作相思

“你喜欢我吗？”温静的声音大了一些。

“你喜欢我吗？”她哭着喊出来。

“我喜欢你。”

在世界另一边的孟帆大概会这么回答吧。

229 · 尾声

231 · 番外之 桂

240 · 番外之 兰

第一最好不相见，
如此便可不相恋

First Love

北京太大了，
去什么地方都感觉很远，
想起谁都感觉很远。

1

温静躺在床上，听完手机闹钟一整首《北京欢迎你》，才慢吞吞地爬了起来。

今天是周末，上周高中同学在人人网上约了一起聚会，据说是难得整齐的一次，想想也是，连她这样毕业后基本淡出大家视线的人都被通知了，说明的确算得上大规模。

温静本来不想去的，比起和旧时同学回忆往事，她更想在家好好睡一觉。她没有苏苏那么大的热情，工作很辛苦，加上拥挤在地铁里的时间，温静每天至少有 12 个小时是在外面度过的。一直以来让她骄傲的有历史感、凝重、宏大的北京，现在反而成了负累。

北京太大了，去什么地方都感觉很远，想起谁都感觉很远。

所以温静一直尝试着不想杜晓风，刻意将七年的感情压缩成小小的一块石头，抛到时光背后。和其他人说起时，也假装只是少年时代稚嫩的迷恋，淡淡一笑，叹惋两声人生若只如初见也就罢了。

可是她知道，明明不是。

温静和杜晓风是去年才分的手，他们从高中二年级开始好，分手时都已经工作两年了。在温静戏谑着干脆赶在奥运会那天扎堆结婚时，杜晓风喜欢上了别人。很无奈，很残酷，但是仍然是很多人都经历过的事，以至于找到苏苏倾诉，温静却实在说不出什么来了。再多的忧伤、哀愁、幽怨等等美丽的形容词结合起来，也都是在显示着很简单的事实：杜晓风不爱她了，他喜欢上别人，然后甩了她。

温静见过那个女孩，也不能说多么的漂亮，但是很可爱，很爱笑，和杜晓风逛街时还能蹦蹦跳跳的，一会儿在他左边，一会儿在他右边。温静远远地看着他们，心里想，哦，他现在喜欢这样的女孩子啊，然后就转身走了。

她是躲在杜晓风住的地方看见他们的，单元门外有一大丛丁香，杜晓风毕业租房时一眼就看中了这里，他说丁香的味儿和温静身上的味儿很像，这样每天路过这丛丁香就能想起她了。

可是如今温静就躲在这丛花背面，杜晓风却一点儿没发现她。他只是拉着自己的新女友，熟练地掏出钥匙开单元门。钥匙圈上挂着的CS玩偶，还是温静送的。

七年的感情不可能让她甘心放手，苏苏那时给她出主意，每天从MSN上发给她很多打败小三抢回男友的帖子，让她借鉴。而看到别人形形色色的苦痛，温静总会感同身受，跟着掉几滴眼泪，然后咒骂“小三年年有，最近特别多”。

温静也确实想过捍卫自己的爱情，可是当她看到那个女孩时，她放弃了。让她怎么做？戴着棒球帽，穿着颜色鲜艳的T恤和七分裤在杜晓风身边转来转去？把自己弄得可怜点，利用杜晓风的同情心和良心？或者打着最后做一次的旗号，然后故意让那个女孩子知道？这些也许对杜晓风管用，但是温静自己却受不了。

杜晓风是她的初恋，她对他蕴藏了所有的美好梦想。所以杜晓风打破的不仅仅是他们七年的缱绻，还有她心尖上最珍惜的那一缕淡淡情思，这是永远没办法挽回的。原来温静觉得初恋就像晶莹的水晶，无论以后经历怎样的恋爱，都会闪着不可磨灭的光亮，可现在她知道，那不过是捧在手心的水滴，稍微一松手就不见了。

或许人人都享受初恋，不管成功与否，不管经历了怎样的尴尬，不管那个人变成什么样子，在多年之后，仍旧会带着微笑谈起，一副念念不忘的样子。苏苏就是如此，她总爱聊起孟帆，那也是她们的同班同学，很清秀安静的男孩子，他的初恋就是苏苏，而苏苏却没和他好。苏苏那时喜欢一个特别开朗的男生，是足球队的前锋，她们开玩笑地叫他足球小将。

“那时孟帆问过温静很多次我家的电话，是吧？”苏苏说起这段时眼睛都要亮一下，带着特有的俏皮，仿佛还是十几岁的小女孩。

“是啊。”温静总是配合地回答。

苏苏眉目含情，一脸满足，笑着说：“可他却最终没给我打过，只有几次，我接起来那边却不说话，那一定是他。孟帆就是那样的人，他太害羞了，不然我也许就和他好了呢！哎，其实班上有很多女生喜欢他的，是吧？”

“是啊。”温静答。

这段话已经重复了很多次，温静知道苏苏接下去就要讲和足球小将的故事了，中间她还会说好几次“是啊”。

相对来说，苏苏也会很配合温静。

“她最幸福了！杜晓风就是她的初恋！初恋好到现在，绝对是奇迹！是吧？”苏苏每次都要大惊小怪一番，周围的人也一定艳羡着附和。结果轮到温静说初恋的时候，她还是只能说“是啊”。

但是温静很满足，她一直对自己的初恋非常满意。第一个喜欢的人，就是自己最后的那个人，这么完美的初恋连温静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，以至于渐渐忽略掉岁岁年年背后产生的那些问题。所以虽然她也很想像苏苏说起孟帆和足球小将那样，给那些人讲讲她和杜晓风的事，但是每每被苏苏抢先替她略略几句说完，她也没什么不乐意的。毕竟别人的初恋都只剩下了故事，而她的则是继续进行的事实。

如今她的初恋也变成了故事，但是她却永远不会去给任何人讲这个故事。因为把初恋谈到不该是初恋的年纪再结束，就已经不是故事，而是尴尬的笑话了。

温静还在品味个中辛酸的时候，苏苏的电话打了进来。

“温静，你起了吧？别变卦啊！说好去的，你不去别人一定会说，杜晓风甩了你，你一蹶不振，不能面对他了。”

“我去，只是在挑穿哪件衣服。”温静从床上坐起来，随便扯了个谎。

“那就好！穿漂亮点！上次咱们去‘燕莎’买的裙子，就那个吧！”苏苏擅自张罗着。

“好好。”温静笑着挂了电话。

她打开衣柜，翻出了那件宝姿的裙子，挺贵的，两千块，是刚分手时和苏苏扫街一咬牙买的。温静套上了那件裙子，拉上拉链，照照镜子，不禁笑了。腰间宽裕出两寸多，这一年多竟然又瘦了，果然衣带渐宽。

温静索性脱下裙子，随意挑了一件平时的开衫穿上。其实今天无论她表现出什么样子都是在说谎，苏苏说的那些才是事实：杜晓风甩了她，她一蹶不振，不能面对他了。

温静有些后悔逞强答应苏苏去了。

— 2 —

温静迟到了些，她还没走进饭馆的包房，就被恰巧出来上厕所的苏苏拉住了。

“你就穿这身？！”苏苏惊讶地拎起她的袖子说。

“怎么了，不挺好吗？”温静笑着拍下她的手。

“我服你！好歹化个妆吧！”苏苏翻白眼。

“像弃妇？”温静只是想开个玩笑，自己却有点禁不住难受起来。

苏苏没看出温静的脸色，诚实地点了点头，拉着温静一起去了厕所。

穿过窄窄的走廊时，温静鬼使神差地问：“他来了吗？”

“来了。”苏苏打开女卫生间的门，扭过头说：“放心，只是一个人，没带家属。”

温静下意识地吁了口气，事到临头她才知道，自己远没有预计得那么坚强。痛苦很近，爱恋太远，还没调整好心情的时候，相见的确不如怀念。

苏苏把化妆包递给温静，看着镜子里的她漫不经心地涂睫毛膏，说：“杜晓风没怎么变，还那样儿，看见我倒是有点不好意思，跟我打招呼都没敢抬头，他怕我骂他。”

“他不怕。”温静抿了抿嘴唇说，“怕他就不来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哎，再抹点唇彩。”苏苏掏出一个 Shu Uemura 的唇彩扔给温静。

“旧情人要有这么大的威力，还怎么会是旧情人？”温静淡淡地说。

“那不一样！你是他初恋啊！”苏苏不服气地说。

“我们的初恋大概在 17 岁就玩完了。”温静扭上了唇彩的盖子，看了看 Shu Uemura 的标签，笑着说，“你什么时候开始用这么大牌的化妆品了？”

“昨天。”苏苏眨眨眼说，“同学聚会是一定要舍本的时候，今天咱们班所有女生的装束加起来，绝对够买一辆 polo 了！”

“二奶车？”温静笑起来。

“是，不过你这身……”苏苏上下打量着温静，“只够贡献个方向盘套。”温静掐了苏苏一把，两人笑着挽着手走了出去。

“今天孟帆也许会来！”苏苏憧憬地说。

“哦，好像毕业后就没再见过他，他干吗呢？”温静心不在焉地说，离包房越来越近了，她又忐忑起来。

“在杂志社啊！你忘了？上次聚会不是说了吗，我还特意买了一本他们的杂志看！”苏苏惊诧温静的健忘，“有一篇游记是他写的，介绍南丫岛，你还夸他文笔好呢！”

“哦，对。”温静怔怔地看着包房的圆形复古门把，她们已经走到了门口，温静觉得自己的心跳声清晰可辨。

“今天他要是来了，我就问问他南丫岛好不好玩，他肯定吓一跳，猜不到我会看他写的文章！”苏苏一边说一边推开了门。

门打开的那一刹那，温静觉得就像电影慢镜头一样。有别于走廊昏黄的灯，明亮的光一缕缕洒了出来，甚至让她不得不微微眯了下眼睛。说笑的人声一涌而出，的确来了很多人，大圆桌都坐满了，一张张面孔既熟悉又陌生。然而就在这群人中，即使温静并不情愿，她还是第一眼就看到了杜晓风。

杜晓风可能看向了她，也可能没有。他们眼神交错的时间太短，以至于都没办法判定究竟有没有那么一微秒是真切对视上的。

同学们热情地跟温静打着招呼，温静一一笑着问候，班长张罗着加座。大家多少都知道他们分了手，也没再像从前一样，一定让温静和杜晓风坐在一起，温静走过杜晓风身边，挨着苏苏坐了下来，和他中间隔了三个位子。

“温静你一点都没变！”女生们叽叽喳喳地说。

“是吗？”温静淡淡地笑。

这样的话说不好是不是称赞，也许是想说她长得显小，还是学生样，